

人文  
文艺随笔

## 半坡雪

■ 周半衣

像是预约好了，我们在霞山的街巷里行走时，雪花就飘起来了。

霞山拥有一片庞大的古民居，显得古拙，旧色令人舒服。这样沉静的旧色，遇到飘逸的白雪，仿佛一下子披上了轻盈的面纱。在霞山，三百多幢明清时期的徽派古建筑，簇拥出一种独特的场域，是有别于外部世界的；人在这些老房子中间行走，就仿佛一脚踏入时光隧道，回到旧光阴里。

老街有长长的弄巷，长长的天空，显得很有腔调；它的白墙黑瓦、砖雕木刻，沉静内敛，不声不响。唯有雪花飘扬。

我们躲进一户人家，在他们家喝茶。

坐了半天，朋友发信息来，我回他一幅《霞山瑞雪图》。

在老房子里看雪，难得。最好，再把炉子生起来。

最好，在炉子上温一壶酒。当然得是绍兴酒。绍兴酒温热了，在这样的雪天里喝，最是温暖人心。

天色渐晚之时，炉子上再炖一锅豆腐，或者炖一锅萝卜。

以前山里人家都有炉子。山里是要比外面冷些的。这时节，想必很多人家早已把火炉搬出来了，一家人围着大火炉取暖。

有火炉的冬天，才像个真正的冬天。

一边吃着火炉上烤的番薯或苞芦粿，一边闻着炖萝卜的香，想起一句话：“手捧苞芦粿，脚踏白炭火，除了皇帝就是我。”

苞芦粿，当地方言，玉米。

朋友夏小暖说：“山是一个很神奇的场域，每座山都自有一方天地。一旦太久没造访，好像就

浑身不对劲，置身其中，便得到一种平静。我相信，每一颗谦卑和好奇的心都是受到大自然欢迎的。只要一进入山里，就瞬间能找到一种熟悉的依赖感与愉悦。若能常常走进山里，会比较不容易忧虑吧；而低潮的时候，山则是个很大的依靠。我总觉得，山之于我，很像一个家人。”

我颇有同感。

最好大雪封山。人被大雪封存在山里，就会产生一个更神奇的场域。

有一次大雪，与朋友在山里砍竹，用毛竹制作花器。刀砍竹子的声音，在山里传出来，有一种洞箫一般的效果。空山不见人，伐竹之声清越，也有空灵之感，听得出是个男人在挥刀，挥刀之手臂十分有力。听得出，他是熟悉山里事物的人。刀也是好刀。……都在声音里了。

好多年没有感受过严寒了。我指的是，冰凌挂得老长的那种。

小时候在山里，有这样的印象，屋檐下的冰凌敲落下来，断成几截，手握一截冰凌，也是一种好玩具。虽然一点不怕冷。

现在反而怕冷了。

高村光太郎《山中四季》的第一篇，就写山中的雪。他所住之地，离村庄稍远，除树林、原野和少许田地以外，周围一户人家也没有。每到积雪时节，四面白雪，连个人影都见不着。连走路都困难，自然也没有人来小屋做客。这样的日子从十二月一直持续到次年三月。

“从日出到日落，我就坐在地炉边上，边烤火边吃饭，或是读书、工作。一个人待的时间太长了，我也想见见别的人。就算不是人类，只要是活着的生物，哪怕飞禽走兽都可以。”

现在很少有机会，去感受这样的时刻了。

孤独的时刻。

遗世独立，需要的不是大雪封山，而是我封大山。

大雪纷纷扬扬，从霞山的天空里飘落，看久了令人有些眩晕，有些痴迷。老建筑里的天井，就是这一点好，雨落下，雪落下，阳光落下，飞鸟偶尔也会落下，四时光阴都会落下。

不知道坐了多久，出门，看见半坡雪。

论着，要这要那地买着。这几天生意最好的莫过于卖对联的店铺，远远的，就能看到张灯结彩红红火火的一片。门口摆着各式的红封，挂着各样的灯笼、爆竹，进店都得掀“帘子”。店里就更有年味了，墙上贴满了对联，各种字体的祝词应有尽有，桌子上叠着生肖窗花，颜色款式多种多样，让人无从下手挑花了眼。穿着统一服装的销售人员热情地忙碌着，猛然间，响起了清脆响亮的电子鞭炮声，顾客小小惊吓之余摇摇头笑着继续翻捡自己中意的货，店里店外一派喜气洋洋。巷口内外吆喝声叫卖声不绝于耳，门里是卖熟食和海鲜干货的，个个都是做了十几年档口的老板，多年不变的味道、品种齐全、干净新鲜分量足。尤其对货品级别的熟稔，是招徕回头客的金字招牌。门外排开了高高低低的小货柜，清一水的各式年糕加调料，红黄白绿褐，瓶瓶罐罐煞是鲜艳，生意被照顾好的往往是那些货多嗓门大的。

食品店、日用品店、玩具店、文具店、茶叶店、观赏鱼店、宠物店、窗帘店……连盆栽鲜花都乘着“年”赶来凑热闹，插满了角角落落。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小书里了。心中不变的愿望就是让时间停留，让现在永恒。年，再次成为美好的同义词。

年复一年，年年过年。结婚生子，身边不外乎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每逢过年，最开心的，还是挽着妈妈的手一起置办年货。早八点的年货街，充斥着比别处更早更浓的年味。天是阴的，却不妨碍街道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铺面都已开张，摆放得整整齐齐等着买年货的人上门。杂货店前，瓜子、花生、开心果、果干等几十样休闲食品铺上了街。炒货机在店里隆隆作响，发出有节奏的刷刷声，瓜子在机器里来回翻滚搅拌，经过炙烤，空气中弥漫着奇异的香味，不时吸引着路人挤过来，试吃着、讨

一念春天，一念冬天。

海岛的春天模式被冬天打开，冷雨湿衣，寒风刮面，那种春阳照耀山川大地的画面，仿佛被冻在了冬天的尽头。这个春天冷得有点过分，害得我看见苦楝树开了满树的花以为是假的。唯一的好处是，因为太冷，我会想起童年的村庄里艰难飘升的炊烟和冒着白气的水井，内心浮起一片温暖。海岛的春天有点心急，除夕一过就回来了，携着奢侈的阵雨，把海岛彻底打湿。雨中，田陌上的农夫，城里的街行者，他们沉默地向前走着，向前的方向就是他们过大年的光景和热闹。他们太熟悉海岛的气候和脾气，知道这样的寒冷，其实才是春天的序语。

过冬的小鸟是带着记忆飞回来的，小院子里的石榴树在早晨的雨中迎接它们。细白的石榴花遮遮掩掩地缀在叶丛间，鸟儿叫声一起，这些花儿就醒了，星星点点，勾连着海岛乍到的春天。这个春天，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烦恼，有没有繁华旧梦，但她带回来的雨，连日给了土地、河流不少的水量，也反复洒淋了喜欢冒雨的我，满头湿发，双鞋踩水，让我在迷蒙的雨雾印象中，盘算着一年之计，想着一些值得怀念的人。在这一个个像青春一样逝去的海岛的春天里，回忆中的春色和当下的春景，在季节的版图上，其实一直在以明丽遒远的面貌重复着，只是她的细腻和多面诤过了我们的眼睛。她的归来和融入，在初夏踏临之前，表达得丝丝温婉，处处可爱，风是清寒，雨是绵透，花是艳放，草是肥绿，被浓郁的色素渲染的广袤的山野、静谧的田园、平缓的河岸，还有城市街道的众多绿化带，在阵阵鸟鸣和赶学的学童喧闹声中，推远成一幅在心灵和时光对话中被渐渐读懂的卷轴。在这幅卷轴中，我必然是一个雨中独行的人，是人群中一个匆匆的人影，与身边的任何一棵树、头顶上的一滴雨水或者一片灰色的云絮一样，出现在春天的注视里，晕化成自己的样子。我仿佛也是这个春天的一个链接，把我的心意传递给远方渐渐明亮绵绵起伏的天际，甚至反向传回心中豁然敞开的万里无垠。今年的春雨，下得淋漓，像极了夏天的豪雨，不是毛毛细细，而是飘飘洒洒。一滴雨，就是一颗圆圆的晶亮的水天，从云端滴下，无数滴，成了排阵，砸在青山前的平川里，砸在旧城里骑楼的石板街上，溅起水花，粉碎成雾状的白烟，四下散去成人们眼底的欢喜，像人间一个个不会再失落的传说。

海岛的春天是全元素的，各种色彩会在寒雨过后在海岸边和平野上恣意涌起，气温急速回复到最舒适的肤感上，鲜花和绿植酿过的空气让人有一种微醺。春色哗然，祥云四起，透过姿态摇曳和神采萌动的花草树木，在视野中出现的春色里，有情意深深的春意和感动。多么希望春天没有尽头啊，但又想，如果春天没有尽头，我们如何遇见夏夜望北斗，又如何走进秋风捡落叶，春天是我们内心对这个世界悸动的氣息。每年年上，我就会沉浸在初春的开始里，我想和那条少年时期常常伫立岸边凝

清新的绿色窗帘在清晨的朝阳里晃动，我在溫柔的春风里迷迷糊糊地醒来，依旧躺在床上，把绿色的窗帘当成幕布，天马行空地驰骋着想象力。窗帘上画着一枝枝竹子，鲜活生动。

院子里，大白鹅扯着修长的脖子唱起了并不悠扬的歌曲，对门的陈姥姥来家里借簸箕，姥姥和她轻声地说着什么。“嗤嗤”，响着拉锯的声音，是姥爷答应要给我做个小梯子，让我好爬上梨花树。

一整个春天，我都在姥姥家，那是一段很静美有趣的时光。

小姨在镇上的中学读书，舅舅在城里工作，家中就只有姥姥姥爷和我三个人。姥爷不怎么喜欢说话，总是默默地干着家里田中的活儿。姥姥呢，总是很忙碌，整天穿着围裙，院子里走来走去，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和她的露天超市，从头走到尾，便能心满意足，满载而归。老街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各家的货比平日进得多了，更全了，也更贵了，可迎着店家老板们的笑脸，为了来年的新盼，买货的人大都心甘情愿地掏出票子扫了二维码，拎着大包小包丰收而归。

过了年再思年，便生出好些温暖来。年是什么？年是一份喜悦一种守望，年是什么？年是一种牵挂一份情怀。张灯结彩贴对联，爆竹声声锣鼓喧嚣，为的是辞旧迎新，纳福祈愿，盼的是红红火火，福至顺意。年是维系亲情的纽带，它治愈了路人疲惫的心。

风物  
与意

## 春色哗然

■ 王卓霖

望的河流、村庄边的田田禾苗、喜欢的人在一起，融进明亮的琥珀和蜜蜡般的色度里，让眼睛里都是星星、月亮和太阳。春天走进我心里，我也走进春天里，和我观察的物候、喜欢的人也变成了春天的一部分。一个湿漉漉的春日，我走过小县城的河流之畔，不经意间，看见一处地方荒草丛生，像无法挽住的时光丢弃在这里，又像无法记住的一些事件，任由岁月无视。对岸，却是一片葱茏的林带，春天好像就在此久久徘徊。河水从它们的中间流过，向前远逝，风和河里的石头共同把河面塑造出了流动的波纹，美丽而迷幻。微湿的雨水汇入河流，河面上漂着一些树叶和花朵，还有一些上游流来的泥土味，渗透在空气里，最后飘进我的鼻孔，让我与远山的风景和山气瞬间就有了一种重逢，我也渐渐沉沦到这个来得有点早的春天里。在人民公园一角，知春的雨水、绿草、鲜花、鸟声、敏捷行走的小动物，还有我转向春天的目光，无序地交织在一起，不知要在空气和微明的时光中孵化出什么，让我一时思绪万千却无语。

春雨中，孩子们开学了，海岛漫长的夏天不久就要来到。此时，春花烂



《万泉河春色》(油画)

颜振胜 作

如烟  
往事

## 站在树上听春风

■ 耿艳菊

来人家拔下来的杂草，在梨花树下铺成一圈圆圆的清新的草坪，好看极了，把那一树柔柔的梨花衬得更加明媚了。

小姨周末从镇上回来，推开院子，看到梨花树下姥姥姥爷的创意，笑得好久没直起腰。小姨喜欢看书，她从书上看到能用梨花做很好吃的梨花糕，我一听，非缠着她尝试。她就拿着书指挥着姥姥，用多少水，多少糖，多少糯米粉。对门的陈姥姥也来凑热闹，看我们如何做出美味的梨花糕。寂静的院子，在这时，热热闹闹的。连一向沉默的姥爷也不时到厨房看看。

姥姥家在胡同的最边上，院子前面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田地和一条通向村庄外的两边开满各种小

漫次第扑向草间，林间树枝梢伸出无数嫩叶，海岛的春天设色，几乎从冬天之前就如此，不细看，与夏天无异，没有任何明显的物候变化，如果不注意人群的衣着薄厚，真的会麻木于季节的来去无痕。海岛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日光里，铺排着它没有季节介入的日常，这也成了北来乍到的岛外人的惊诧，犹如来到一处时光的异域。海岛二三月的大多时刻，冷风不寒面，濛雨不湿衣，只是春初湿气重，有故事的人内心容易受潮，这个时候最好去喝一杯咖啡，听一段音乐，学学海岛旧客东坡翁——“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此刻，我突然很想去乡下，住在一个砖瓦小庐里，有静静的院子，有慵懒的鸟声，有色性的鲜花，有永恒的晨昏，还有不远处流进春田的溪水。有村路弯弯，可以通到远方的都市，但被山坡上的阵阵清风和层层云幔遮挡了烟尘和视线。我在这里拾柴生火，蒸饭煮茶，近看春色，遥望天际，雨中漫步田野，张开肉喉深呼吸，省察生存之下的身心是否比春野里的植物生长更有天机。

我无意去玄想，也不知道，海岛上突来的春雨打湿了什么，只感觉海岛的这个春天有点加戏，剧情里下了好多场讨喜的春雨。第一场雨中，我正驱车路上，大雨从天上刹那间瓢泼下来，这喜气曼妙的一幕把我锁住了。我驻车路边，打着双闪，安然坐在车里，看着浑白的雨幕从远处朝近处挂挂过来，听雨在车顶上霸道地敲响，看雨水从车窗上温柔地顺流而下，我像在接纳这个春天的馈赠，同时，让内心与这场圣洁的雨水对话。我退在一旁，注视着和谛听着这个春天的动静，期待着发生些什么，譬如一个我熟悉的友人此时出现了，撑伞经过，看见了我，走过来，与我寒暄几句关于过年和天气，或者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仿佛就是那场春雨。

诗路花语

## 翡翠山城(外一首)

■ 陈波来

多少年，一个秘密，我可以在炙热的岛内找回山野故乡  
海浪没有故乡的清涼  
但山城石阶上的闹市与菜场有南圣河里的落叶和涟漪也有低头上坡的人、野菜和羞湿的露水，映衬于莽莽山影  
河边一壺高山绿茶，可以让呼啸的灵魂坐下来  
品咂出那缓缓变淡的旧滋味  
多少年，我竟然可以从海边悄然来到这一度唤作通什的山城  
找到回乡的感觉，让我离去时又有了山里人的模样  
这秘密我一直愧于谈起

### ◎从百花岭俯瞰琼中县城

看见群峰搭台  
展开一幅山水卷轴，一头挂在黎母山，一头挂在五指山  
看见春天在管根镇做窝  
把小山城像彩色积木堆叠一片还让春日里眉眼低蹙的管根河一夜泛成桃花水

甚至看见我自己  
从百花廊桥过河进城  
还有什么山外的事值得牵挂  
那个嚼槟榔的女子也许还等着我  
我将和她在彩色积木中的小巷安家，我要和她  
把这个春天好好消磨，把以往没有过好的日子再过上一遍

## 野菠萝

■ 郑丽花

在海南岛上的野菠萝落座  
与五光十色的光混淆一起  
声音被圆的海风吹拂在海岸线上

千百棵椰树吹响长笛  
橡胶合唱队的高声部紧握在胸膛  
而我听见野菠萝的寂寞

没人知道，第几重浪拍打海岛  
光先射在蓝色海水，后深入招潮蟹的盖壳  
野菠萝有各种姿势可绘画  
它们的话语越来越少，近乎寂寞

星星划过一道闪光  
紫蓝天空下，星子并不比坟前的野菠萝更加静寂  
海南岛与光签下不可撤销协议  
而我看见野菠萝以婴儿的脸证签

据说，海南岛的倒影是大海的底色  
浪花的声带由影子旋转，传喻  
千万个椰子被莫扎特的夜莺安抚在树梢上  
而我跟随爵士钢琴乐曲在野菠萝叶上绿色狂想

## 咏环新英湾

■ 郑剑涛

良港天然世上稀，  
两江汇聚抱相依。  
轻鸥红树梢头歇，  
玉燕苍烟海上飞。  
贵舶扬帆迎日出，  
渔舟破浪戴星归。  
环湾号角催人奋，  
古埠梳风尽耀晖。

